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丁志 卷第十

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，能用妖術，敗酒家所釀，凡開酒坊者，皆畏奉之，每歲春秋，必遍謁諸坊，求丐年計，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，則歲內酒平善，巫亦藉此自給，無饑乏之慮，一歲因他事頗窘用，又詣一富室有所求，曰、君家最富贍，力足以振我，願勿限常數，主人拒之甚峻，曰、年年餉君二萬錢，其來甚久，安得輒增，寧敗我酒，一錢不可得，巫嘻笑而退，出駐近店，遣僕回買酒一升，盛以小缶，取糞污攪雜，攜往林麓，禹步誦咒，環繞數匝，瘞之地乃去，適有道士過見之，識其為妖，而不知事所起，巫還店喜甚，俄道士亦繼來，少憩訪酒家，見舉肆遑遑憂窘，問其故，曰、為一巫所困，今酒甕成列，盡作糞臭，懼源源不已，欲往尋跡哀求之，道士曰、吾亦見此人，不須往求，吾有術能療，但已壞者不可救耳，即焚香作法，半日許臭止，又言凡為此法以敗五穀者，罪甚大，君家宜齋戒，當奉為拜章上愬，其家方忿急迫切，趣營醮筵，道士伏廷下，逾數刻始起，曰、玉帝有飭，百日內加彼以業疾，然未令死也，自是巫日覺蹀聞庠，爬搔不停，忽生一贅，初如芡實，累日後益大，巍然徑尺如毬，而所繫搖搖才一縷，稍為物根觸，則痛徹心膂，不復可履地，子孫織竹為簣，舁以行丐，飲食屎溲雜糞中，所至皆掩鼻，歷十年乃死，胡少汲尚書宰邑，尚見之，其子恬說。

徐樓台

當涂外科醫徐樓台，累世能治 癩，其門首畫樓台標記，以故得名，傳至孫大郎者，嘗獲鄉貢，於祖業尤精，紹興八年，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，背疽發，扣門求醫，徐雲可治，與其家立約，俟病癒，入謝錢三百千，凡攻療旬日，飲食悉如平常，笑語精神，殊不衰減，唯臥起略假人力，瘡忽甚痛且痒，徐曰、法當潰膿，膿出即愈，是夜用藥眾客環視，徐以針刺其瘡，捻紙張五寸許如錢緡大，點藥插竅中，江隨呼好痛，連聲漸高，徐曰、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，便出紙，膿才潰，痛當立定，江之子源怒，堅不肯與，曰、元約不為少，今夕無事，明日便奉償，徐必欲得之，江族人元綽，亦在旁，調源曰、病者痛已極，復何惜此，遂與其半，時紙捻入已逾一更，及拔去，血液交湧如泉，呼聲浸低，徐方詔為痛定，家人視之，蓋已斃，膿出猶不止，不一年，徐病熱疾，哀叫不絕聲，但云舜明莫打我，我固不是，汝兒子亦不是，如是數日乃死，二子隨母改嫁其家醫遂絕。

符助教

宣城符裡鎮人符助教，善治 疽，而操心甚亡狀，一意貪賄，病者瘡不毒，亦先以藥發之，前後隱惡不勝言，嘗入郡為人療疾，將辭歸，自詣市買果實，正坐肆中，一黃衣卒忽至前，睜曰、汝是符助教那，陰司喚汝，示以手內片紙，皆兩字或三字作行，市人盡見之，疑為所迫人姓名也，符曰、使者肯見容到家否，曰、當即取汝去，且急歸，以七日為期，遂不見，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去，及還至鎮岸臨欲登，黃衣已立津步上，舉所執藤棒點其背，符大叫好痛，黃衣曰、汝元來也知痛，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碗，凡呼疊七晝夜乃死。

水陽陸醫

宣城管內水陽村醫陸陽，字義若，以技稱，建炎中，北人朱莘老編修，避亂南下，挈家居船間，其妻病心躁，呼陸治之，妻為言吾平生氣血劣弱，不堪服涼劑，今雖心躁，元不作渴，蓋因避寇驚憂，失饑所致，切不可據外證，投我以涼藥，編修嗜酒得渴疾，每主藥必以涼為上，不必與渠議也，我有私藏珍珠，可為藥直，君但買好藥見療，欲君知我虛實，故叮嚀相語，陸診脈，認為傷寒陽證，煮小茈胡湯以來，婦人曰、香氣類茈胡，君宜審細，我服此立死，陸曰、非也，幸寧心飲之，婦人又申言甚切，陸竟不變，才下嚔，吐瀉交作，婦遂委頓，猶呼雲，陸助教，與汝地獄下理會，語罷而絕，後數年，溧水高淳鎮李氏子病瘵，來召之，用功數日未效，出從倡家飲，而索錢並酒饌於李氏，李之兄怒，叱不與，及歸已黃昏，乘醉下藥數十粒，病者雲、藥在隔間，熱如火，又云、到腹中亦如火，又云、到臍下亦如火，須臾大叫，痛不可忍，自床顛擗墜地，至夜半，陸急投附子丹沙，皆不能納，潛引舟，遁去，未旦李死，紹興九年，陸暴得病，日夜呼曰、朱宜人、李六郎、休打我，我便去也，旬日而死。

秦楚材

秦楚材梓政和間，自建康貢入京師，宿汴河上客邸，既寢，聞外人喧呼甚厲，盡鎖諸房，起穴壁窺之，壯夫十數輩，皆錦衣花帽，拜跪於神像前，稱秦姓名，投杯玦以請，前設大鑊，煎膏油正沸，秦悸栗不知所為，屢告其僕李福，欲為自盡計，夜將四鼓，壯夫者連禱不獲，遂覆油於地而去，明旦，主人啟門，謝秦曰、秀才前程未可量，不然，吾輩當悉坐獄，乃為言京畿惡少子，數十成群，或三年，或五年，輒捕人瀆諸油中，烹以祭鬼，其鬼曰睚眦神，每祭，須取男子貌美者，君垂死而脫，吁其危哉，顧邸中眾客，各率錢為獻，秦始憶自過宿州，即遇此十餘寇，或先或後跡之矣，遂行至上岸，頗自喜，約同舍出卜，逢黥面道人攜小籃，掛秦曰、積金峰之別，三百年矣，相尋不可得，誤行了路，卻在此耶，無以贈君，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，曰、他日卻相見，同舍歡曰、此無望之物，不宜獨享，挽詣肆將貨之，以供酒食費，肆中人視金，反覆咨玩不釋手，問需幾何錢，曰、隨市價見償可也，人曰、吾家累世作銀鋪，未嘗見此品，轉而之他，所言皆然，秦亦悟神仙之異，不肯鬻，以制酒杯、茶湯匕、藥器，凡五物，日受用之，自此三十年無病苦，紹興十六年，在宣城，忽臥疾，五物者同時失去，知必不起，果越月而亡，積金峰在茅山元符宮雲。

建康頭陀

政和初，建康學校方盛，有頭陀道人之學，至養望齋前，再三瞻視不去，齋中錢范二秀才，詣之曰、道人何為者，對曰、異事異事，八坐貴人，都著一屋關了，兩府直如許多，便沒興不唧溜底也，是從官有秦秀才者，眾目為秦長腳，范素薄之，乃指謂曰、這長腳漢也，會做兩府，客曰、君勿浪言，他時生死都在其手，滿坐大笑，客瞠曰、諸君莫笑，總不及此公，時同捨生十人，唯邢之緯者，最負才氣，為一齋推重，適從外來，眾扣之，曰、也是個官人，略無褻語，遂退，後四十年間，其言悉驗，秦乃太師繪也，范擇善同 去塵拂魏道弼良臣三參政，何任叟若巫子先佞兩樞密，錢端修時敏元英周材兩從官，一忘其姓名，獨邢生潦倒，得一官即死。

洞元先生

沈若濟，臨安人，結庵茅山，以施藥為務，宣和間，蒙召對，賜封洞元先生，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，曰、死必葬我於是，其徒以地勢汗下為言，不聽，紹興十五年卒，其徒用治命，掘地六尺許，得石板，大書六字曰、沈公瘞劍於此，觀者異焉，豈非先有神物告之者乎，佳城漆燈之說，信有之矣，右六事皆湯三益說

天門授事

贛州寧都縣胡太公廟，其神名雄，邑民也，生有異相，顧自見其耳，死而著靈響，能禍福人，裡中因為立祠，崇寧初，邑士孫總志康，夢白鬚翁邀至其家，問曰、如何可得封爵，孫意其神也，告曰、宜行陰功，無專禍人，翁曰、吾豈禍人者，吾為天門授事，日掌此邦人禍福，必左右竊聞之，托吾所云，妄出擾惑爾，孫曰、歲時水旱，最民所急，若能極力拯濟，則縣令郡守，必以上於朝，封爵可立致也，覺而審其為太公，五年丙戌，縣大火，禱於祠，俄頃風雲怒起，如有物驅逐之，火即滅，縣以事白府，奏賜博濟廟，明年，遂封靈著侯，噫神既受職於天，猶規規然慕世之榮名，唯恐不得，乃知封爵之加，固非細事，孫公夢中能曉神如是，可謂正士矣，黎珣作記

大洪山跛虎

隨州大洪山寺，有別墅曰落湖莊，紹興十一年，莊僧遣信報長老淨嚴遂師雲，當路有跛虎，出頗害人，往來者今不敢登山，殊懼送供之不繼也，淨嚴即命肩輿而下，至虎所過處，下輿焚紙錢，遙見其來，麾從僕及侍僧，皆退避，獨踞胡床以待，少焉虎造

前·蹲伏於旁·弭耳若聽命·時棗陽隨兩縣巡檢張騰·適被郡檄·就寺納二鄉稅租·亦同往·且升高木·諦觀之·不知嚴所說何語也·虎俄趨而去·自是絕跡不復出·見漢東志

張台卿詞

國朝故事·翰林學士草宰相制·或次補執政·謂之帶人·大觀三年六月八日·何清源執中登庸·四年六月八日·張無盡商英登庸·皆張台卿閣草麻·竟無遷寵·時蔡京責太子少保·張當制·詆之甚切·為搢紳所傳誦·京銜之·會復相·即出張知杭州·明年六月八日·宴客中和堂·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·正與是日同·乃作長短句紀其事·曰·長天霞散·遠浦潮平·危欄駐目江皋·長記年年榮遇·同是今朝·金鸞兩回命相·對清光頻許揮毫·雍容久正·茶杯初賜·香袖時飄·歸去玉堂深夜·泥封罷·金蓮一寸才燒·帝語叮嚀·曾被華袞親褰·如今漫勞夢想·歎塵蹤杳隔仙輦·無聊意·強當歌對酒怎消·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失意·未幾以故物召還·遽卒於官·壽止四十·台卿·河陽人·吳傳朋說

新建獄

豫章新建村民·夏夜群輩納涼·有自他所疾走來·以手掩腹叫號曰·某人殺我·奔趨及其家·即死·家訴於縣·縣捕某人訊之·自言此夕在某處為客·與死者略無干涉·鞫不成·悉逮納涼者二十輩·分囚之·使各道所見·皆曰·實聞其言如是·他非所知也·縣令必欲得其情·極掠不可忍·乃共為證辭以實之·引某人參對·不能勝眾·誣強服·仰天而呼曰·某果殺人·不敢逃戮·若冤也·願天令證人死於獄以為驗·不旬日·獄疫暴起·凡十人相繼殂·縣令知其然·又畏兇身不獲·竟不釋此人·終亦死·

潮州象

幹道七年·緡雲陳由義·自閩入廣·省其父提舶司·過潮陽·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·道出於此·此地多野象·數百為群·方秋成之際·鄉民畏其蹂食禾稻·張設陷穽於田間·使不可犯·象不得食·甚忿怒·遂舉群合圍惠守於中·閱半日不解·惠之迓卒一二百人·相視無所施力·太守家人窘懼·至有驚死者·保伍悟象意·亟率眾負稻穀·積於四旁·象望見猶不顧·俟所積滿欲·始解圍往食之·其禍乃脫·蓋象以計取食·故攻其所必救·彪然異類·有智如此·然為潮之害·端不在鱷魚下也·由義說

劉左武